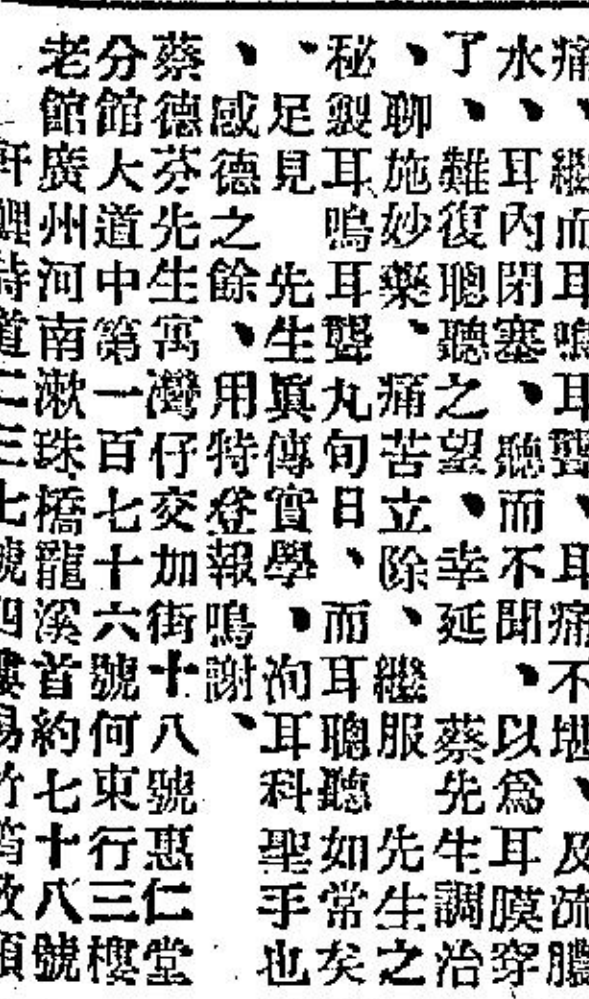


工匠，以言收斂。於自生出路，枉費錢工，況政未明示職業之途，又無規畫補助之策，欲於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前救千數百苦害之民，盡棄生計之業于事實上又萬不可能，此迫得請求暫緩執行者也。民等同業實繁有徒，廣州、潮已逾千數，而誰無父母，誰無妻子，一舉皆蹈覆轍，一入家中何啻八口，合計直轄間謀生之途，一旦遽離亦且禁之禁，則本身謀生之途，且連親戚亦置之禁，則本身固陷于絕地，而人亦墮于絕境，相彼虫蟻尚貪食生，鷄蟲猶復反哺，相彼鳥鵲，情何以堪，迫得請求暫緩執行者三也。奉請兩局告雖有六十歲以上上殘廢不能謀生者得報局查明得送救濟醫院安置之明文，然同業中六十歲以上及瞽目廢疾殘者其數至衆，即使盡能安置，亦止及之，蓋其身何以長為教，以為幼役，弱女子何以由以長為教，以至於成人，兩局雖相環在抱，愛民如赤，恐亦未易爲之，此次兩局佈告迫近發生導人迷信倡端，亦匪淺鮮，固不可與外甥之舉非偶也，竊以爲卜筮星相相離屬小巫，巫覡堪輿云云，竊以爲卜筮星相相離屬小巫，巫覡堪輿云云，竊以爲卜筮星相相離屬小巫，巫覡堪輿云云。

所有書籍一案，暫緩執行

癩癬水白蜀王 **貢東耀廷** **驚風散** **赤白丸**



(二十一) 嵩山少林寺

方天錫梁飛他們三人此時可算沒有回到少林寺的必要了。可是四空和尚卻把他們請回寺中。他說橫蠻賊人是已經走去了。現在去趕他也未必趕得上。你們三位在眼前要幹的事。是相同的。那要麼不回寺中去和我們商量商量。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或者想出個好好的方法。可以捉拿住那賊子。也說不定。四空所說的話。十分有理。梁飛方天錫他們自然是答應了。於是幾個人回到少林寺中。此時搜索林寺的隊伍。陸續回來了。所報告的話。都祇說是沒有搜得着什麼。那是不足注意的。惟有其中的細。却在出了林子東邊的道路上。拾得了一條手帕。這林子的附近。除却了少林寺中的人。是沒有什麼人來往的。如今拾得的手帕。顯而易見的。便是屬於江猛彪的物件。手帕掉在那一條路上。大概也是他走的方向。當時寺中的人。多是這樣揣測。惟有梁飛却走上前去。把那塊白細的手帕要過來。看看那是很新的一塊手帕。上面沒有一點沾汚的地方。放在鼻裏一嗅。又並沒有什麼汗臭。梁飛便搖了搖頭。對這幾個寺中主要的和尚說道。依我看來。這塊手帕不過是賊人掠奪的玄虛。他要把我們引到他沒有向那裡逃走的路路上罷了。一個人在忽忽忙忙逃走的時候。身上的帕子。本來沒有輕易掉下來的道理的。便算他是拿出來應用的時候。偶然掉下罷。但我看這塊帕子。上面一些污點汗臭都沒有。而且也不起皺摺。這不像是拿來拭過汗臭的。如此他為什麼要巴巴的把這塊帕子來。又為什麼要巴巴的把這一塊帕子掉在地下。所以我認為這掉在地上的帕子。除非是屬於賊人之物。如果屬於他的。那一定不過屬於敵人的詭計。諸位不要相信。我們一于向那沒有帕子掉下的路上趕去。或者可以把他趕上拿住。梁飛很激切的說出這一翻話來。寺中的主持法空和尚却把那根如霜雪的老長眉軒了一軒說道。這不勞居士費心。是已經有了人去趕趕他們的了。我們已經派出了五隊人。去趕趕他們。由這寺裡有五条道路。通向外邊。如今這五条道路都有人追去。好歹總會有一隊人可以把他那賊子的趕上。並且我們也要分發通知。通知我們少林寺中散處在各地方各地的人。協力捕拿這一個賊子。這賊子除非插了翼飛上天去。否則無論如何。他終要給我們拿住的。不過有一件事要請三位幫忙的。便是那賊子向我們什麼樣的人。他的根底是怎樣的。三位如果是清楚告訴了我們。我們便可容易一點搜查他。容易一點把他拿住。

未完

•蒙滿徧號神泣鬼，海南迷雨血風腥•一十

<p>危險梯兒們兩</p>	<p>難過淚落</p>	<p>慕英</p>	<p>(九三二)</p>	<p>曜侯</p>	<p>危險梯兒們兩</p>
<p>只聽她叫一聲哎呀，便倒在在地上呻吟了。慕英</p>	<p>倒見了，連忙從梯邊下爬了出來，一見三媽受傷，不禁大吃一驚，即</p>	<p>扶起來了。不料第三顆流彈，又從意外飛了進來，掠慕英的耳邊而過，</p>	<p>慕英連忙伏在地下。三媽看見了，以為她也被受傷，</p>	<p>可是腰壓破片，以為她也被受傷，</p>	<p>媽之口，慕英很乾澀</p>
<p>在自己的膝上，可是要制止她，可是已彈動了。慕英此時心已極，不禁嗚嗚</p>	<p>哭了，三媽看見，就安慰她，所以就舉雙手來，替她揩去</p>	<p>邊的淚痕，斷續地現在三媽，別傷心</p>	<p>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慕英亦在泣咽地時</p>	<p>是逃生的時候，但是不能忍心地放下你</p>	<p>這座可怕的女東西。</p>
<p>○ 未完</p>	<p>○ 未完</p>	<p>○ 未完</p>	<p>○ 未完</p>	<p>○ 未完</p>	<p>○ 未完</p>

(二) 老 農

先是文線於推架燈
影。從梯口湧上。
急匍匐入牀下。
婦抱有驗胎之志
而來。色心甚急。
知何人管得如許。又
詰者並非其室中談
話。自女公子李代桃
盛之後數月。腹部
膨然隆起。夫人苦
無厭。因此事保
諸重大。嚴守秘密
不致洩洩於外。
官宦中落如此。

色。行輩無論高卑
位。時近支有閉孔
藥閉路邦二人。皆
有承繼之資格。於
是各召其黨羽。暨
幾謀臣策士。為
爭立之謀。於土民
一部。分有兩部。
一都則擁戴翰邦。一
部則擁戴孔樂。衍
談恭謹。互相攻訐
在擁戴孔樂方面。
則以翰邦曾有盜
殺之行。人格破
產。不應為土民主
立之實一州之禍。
在擁戴翰邦方面。
則謂孔樂為酒頭。
且於舊宮為父妾。
叔不應繼姪。翰
邦誓不服姪。兄終
弟及。於理尤順。
雙方各有理由。各
以呈詞上於鄂明州
侯。蓋下土時屬亂
明承准。而領州牧
者。為合浦人羅掘
先。早有知府之
命。奉在擇賢。乃飭
兩方俱來寧明相聽
決。時為兩方之謀士
者。皆屬寧明紳士

各相傾心。使降令
錢。以求必勝。行使金
事成後。則割某
兩村以作報酬。俾
為終身利益。凡屬
土司轄地尺土片壤
以及一草一木皆為
土司財產。此大氏
農奴耳。有此鉅大
之禮報。宜其盡力
以赴也。為翰邦畫
策之羅某。為一著
名訟師。足智多謀
智力。兩佔優勢。
且家巨富。金錢
蔽其李某患之。故
必先謀去羅某。然

前有兩石獅。左右
分立。蘇某見之喜
曰。是猶自設陷阱
矣。乃以告密於羅
掘先。時羅掘先已
與羅某聯席密約。本
不欲太破情面。情
茲事體竊。破壞朝
廷制度。關係匪重
大。乃便往取其
石獅。羅某人甚機
警。聞人來報。謂
今日有人登其先塋
非個良久然後兆
者。羅某知非佯兆。
立命人黑夜往碎其
石獅。詎方碎其一

王陵墓。始有魯
石羊石馬之屬。左
右護衛。始有魯
石獅。亦非公侯
子男不能用。
某僅一秀才耳。
僧公僕制度。見
干法紀也。設朕朝
羅某因後。翰邦思
斷股肢。大食氏
氣。然猶未已也出
蘇李等又知翰邦暴
翰督又有吸味之
日前孔樂有暇時
有翰邦盤旋之望
非無因也。時
賢夫人。亦承羅

第六段

於太平知府。知府以此案爲亂倫重事。嚴加懲辦。輒將賢而下諸獄。以公子遂蒙愆自殺。公督旋旌斃獄中。至是下石七司一無主。一時暫安壓無主。而時暫立之爭起矣。鎗寶死後。葬在宗法上。子姪承襲。惟知府鑑於鎗寶之淫亂。志在擇賢。嚴飭

炳光聞此嘩聲。念劍福入此。或者爲人誘致而復遭陷乎。故心中不獨好者。且有與劍福休戚相關之念。遂一躍而跳上庵後廊頭。俯瞰庵中後園。空中月色又黯然無光。樹陰掩映。無法清楚。而啼呼之聲。必又爲人陷害矣。故念到嘩聲去處。追入野樹繞彎。剝簾漏地。左穿右插似不能穿過林外。而樹木中之地勢又崎嶇不整。一步一躓。正於是時拍然乃斲及一物。炳光駭然呼

番偶縣差失踪與無着庵之怪人頭

窺脚尖所斲及者。非石非木。非絮非泥。一着脚尖。覺此物之質堅實不如木石。柔軟不如絮泥。心念此果何物乎。且其形體。又似鰐圖者。其一躍之下。便向前亂滾。天黑月暗。無從而見其爲何物也。炳光割省悟懷中有洋火柴在。急探出割而取火。就樹上四處燒之。一照大樹即下。不禁駭呼曰。哇。何來此怪人頭也。以庵寺中自當虔潔無雜人到者。何得有此。俯而細視之。則有架台上之二花面。環眼

圓睜。額上似鰐鱗。亦似幻之狀。確非生靈口舌。歷然。之。看真是人做而類似之者笑開雖然一笑突閃燈入內透入者遊於身外。避於又作遙鼻如蘭之聲。蓋尼庵中因其香味。正

香 琴

相安。遽擁
 之。嘆曰。如此何
 以爲生也。儼卽有
 重資。然丈夫也。仰
 給於婦人。實足恥
 爲君若客。在帥府
 中謀事順矣。君見
 大帥。跪爲僭從親
 事。必得當。君在帥
 府中。則蓬山益不
 遠矣。大官驚謂
 遂偕見大帥。大帥
 一見大將。便爲記
 室。兼參軍職。部
 中記室已多。此實
 優閒之缺也。又使
 拂索聲意
 事至忙。幸
 每達旦
 居內堂
 爲夜宴。有
 帥者。大帥
 自是無辭
 居部中三
 秩至大官
 大官以李

登任象

而左右
種種異
於此目
別而視
則物爲
前。則
似在林
乃急伏
心之中
更一呼
粉氣。
粉塵也。

而笑聲又復縱矣。此時笑聲更清楚。令炯光聽出爲劉鵬笑聲也。炯光此時心中零亂之思。有似亂麻。覺入此後園。所見所聞。誠令人不知所以。謂其爲有仇人誘劉鵬至此。而陷阱之乎。則不應有驚笑之聲。謂諸尼因白海棠而興之有樂。故時約其如此乎。則此怪人頭又何爲而致。且拋諸昏眼之林中。豈已料到必無人搜索乎。種種事實。皆不足以自圓其說也。

未完

量伯行乎
然曰。郎
不知感。
老頭皮哉。
我厚。實
之。出金
與大官曰。
登仕版。
人所祿。
爲活動費
獲。大師
然今之新
下士。苟
仍嘗爲郎

雷電藥膏

皇后大戲院

神怡更暑清機氣冷用開

三四一三話

溫拿富麗浪漫
滑稽艷情巨片
下期換映
賭城寡婦

一對暗星老搭檔
合力製笑，夢中捉
強盜，因禍得福，
睡覺跨屋頂，屢險
如夷。非常趣妙。

夢中得福

瑪利質蘭及登里
勤高斯雙星合演
驚險偵探巨片
派拉蒙製滑稽

A sleep-walker on a honeymoon
A howl to you ... but it's a
nightmare for Mary!

MARY BOLAND CHARLIE RUGGLES
Early to Bed

洗 衣 皇 后 梘 泡 優 待 試 用 于 左

發明規泡
專洗絲絨
天下第一
世上難逢
用料精貴
的確唔同
凡經試用
無不驚嘆
大盒二毫
小盒八仙
剪此告白
特減五折
無此券者
收回原價

香 港 瑞 昌 南 華 梁國英 梁新記 新世界 唐拾義 油麻地 安華公司 民興報社 在洋貨店 均可兌售

哥 倫 藥 廠 發 明

決意犠牲

更不計本

推崇備至
 天下名馳
 老幼咸宜
 不涼不燥
 公司藥店
 均有代售
 嘉齡
 大藥房出品

電線艇
于茲云、
譚金被控

空原告黎天福一百二十元、及昨日向龍城五探目麥花臣報假案，由伊利士幫辦主控，被告否認在原告處供職、命押候廿四小時查究、

一不慎、擱向同時墮下海、損失更巨、當

日潮夕
—◁▷—
退 漲
下午二時廿分
上午六時四十分
下午九時廿五分

門揚光公司超特巨製 摩登世界、開
半月餘、現已完成全劇三分之一、
是片并以重資聘請何大儂、黃壽年

「維也納藝術歌劇團」，每日四場登
表演肉感歌舞，同場加映「三活鬼」
日武俠偵探名片「黑衣怪傑」，今天起

廣州萬象雜誌、第七期今日運港、每

其被焚之原因
方面查究，以
死者爲一可憐
九者生乎因于

中華百貨公司及各太

酒樓茶居西菜飯店

香港九龍酒樓茶居飯店聯合會，選出古
席團後，經於昨九日舉行就職禮，現該
會以前要求市政衛生局修改酒樓食牌

懷有紅丸被拘嚴徵

明星……………(中片)地獄王出世
旺角……………(中片)馬介甫
砵窰……………(中片)傳宮綺夢
官誦……………(西片)蕩寇先鋒

日在塘江

、派海軍省駐天津武官室協同南滿鐵路技術廳託班測量、繼時二月、須已畢事、十三日海軍駐津武官久保田、及滿鐵調查部長寺田幸會商、並成立

可通吃水五千噸戰艦到津，但海軍方面，對其鉅工工程，認為困難，擬強迫北寧改善幹線，並築大沽碼頭，取水窪聯絡，以便進行，

、李慶文、張慶餘部下、一部份保安
隊亦因激發憤憤、暗中聯絡、相機策
應、津日軍八百名、今晨突開唐山、

參謀團、青年將校四十名、今晨抵承德轉乘市車赴多倫、察邊臨時築就輕便鐵道四條、

佛山博愛氏婦女健身丸

定價每樽壹元 暫收五毫

▲保證▼ 如不見效原銀奉回

總代理香港大道中二百九號陳意齋餅家

歸化電、平綏路十二午后路錢莊軍報

犯三道河子，人數不多，且持槍亂射，毫無戰鬥陣式，我軍發槍五六排後，即退竄陶林方面，情形未詳，

除省軍外、正黃旗達總管現調四旗、精銳防守陣地、決不令匪軍越雷池一步、(三)德王十日由百靈廟飛返滂江

東、
北平電、察北商都保庸一帶、匪氛日熾、勒索誘求、無所不爲、人民不堪其擾、紛逃張垣、及綏境避難、情形極

十三日倫敦路透電、據此間晚報、此間有飛機六架、今日飛往葡萄牙、轉往西班牙、其中四架係西國叛軍購者、餘二架則西政府所購者、中西兩國兩方政府、爭派員到外國出組購買飛機、又以一百二十五鎊金之數、召募波西人員、以充當此項工作。

人不用領執照，又可不必要聲明飛往處者。

十三日巴黎路透社電，據馬拉格消息，西國政府之軍艦詹比林馬魯號被叛軍之飛機炸擊，船首已被炸毀，艦上數人，遭叛軍之飛機炸擊，傷亡甚重。

攻大堡、包圍駐在該地之日警署巡
及署長等數人、被俘奪獲槍械糧食
多。

肺癆咳嗽
國泰先生乃廣州醫咳專家
醫崔亦良
國泰之孫經廣州市政

弟等同在船澳受職因操作過勞致染肺
之疾屢經名醫治理無效後蒙崔君旬日
愈如此良醫特登報鳴謝先生寓香港
道中二百五十六號二樓(中央戲醫院右鄰)

野：張雲飛打掃台
余患流毒刺痛腫脹屢醫不效嗣得在
十年六十老醫張雲飛先生調治越日痛
三日盡將惡毒掃清誠打掃症掃台手

染有毒症者留意

遍請名醫治理未得斷根每有時止時發
月來港幸得友人介紹到沈全真先生處
葉蔚然君介紹到沈全真先生處
藥將我十年毒流澈底清除七日全愈具
元先生賣醫書的確步手茲無以謝愛

阮先生（醫務所） 大道中一七六號何東
三樓 弟寓香港中環干諾道五十
號榮興祥金山莊劉子俊敬

禮畢日發船上省

船返港
三點返港
五點返港
一點返港